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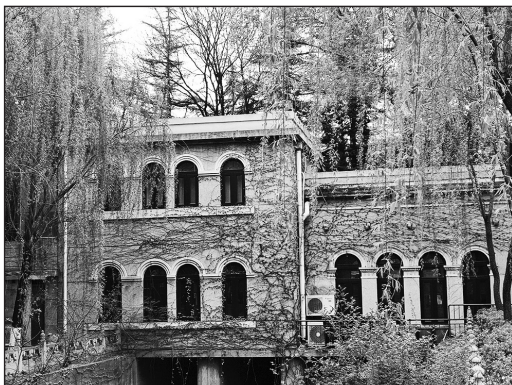
秋来，且话万泉河

○马吉明（教）

万泉河发源于京西万泉庄、巴沟村一带，集泉而成河，为清河的支流。其“流经圆明园各湖泊以及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于大石桥北入清河。”早年沿万泉河有过骑行，在接近万泉河汇入清河的一带有过不止一次的郊野行，因而对万泉河全线算得上熟悉，其全长也不过9公里左右。

万泉河是北京西部的一条城市小河流，但对海淀来说，却是一条不可或缺的河流，从自然、从历史、从人文、从功用。万泉河穿过清华园，我最熟悉的，当然是穿行过清华的一段。盖因天天在其旁经过，反而熟视无睹。只因为秋来，万泉河开始梳妆，才偶然引起我的注意。愿在此杂说一下万泉河，内容局限于自己感兴趣的方面。

一片金色的阳光洒下来，照在风情万种的万泉河畔。真的，秋天的清华园万泉河畔，风情万种，绿柳婀娜，银杏明黄，



清华大学校内“枢纽”

黄栌轻紫，蔓藤深红。随着秋天的加深，树叶每天都在变换着色彩，万泉河也好像每天都在梳妆打扮。

其实，万泉河最妩媚动人的时候是每年“五一”前的一周，那时，清华迎来一年中属于自己的最重要节日——校庆。此时的万泉河畔展现出的是一派新颜，柔枝新芽，新蕾新花，蜂蝶自追逐，弱柳初藏鸦。河里，则早已充满了碧色清流，微波荡漾。风乍起，吹皱一“渠”春水。

是的，是“一渠”春水——一年就这一次，延续时间也不太长，那是为配合校庆而专门泄放的一渠清流。

万泉河的全面整修开始于1983年底。我初见的万泉河仍是天然的万泉河，如今尚能记得，那缓缓的河道土坡上，长着许多我能叫出名字的野草，散布着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小花。虽说天然的万泉河“比较生态”，但真实地说来，那时的万泉河，也只是未曾干涸而已，大雨来临，河水又会溢出河岸很远。这是河源走向枯竭、河道严重萎缩带来的双重困难。很难说，那时蜿蜒于校园的万泉河，为美丽校园带来了多少色彩。也因此，我曾一度怀疑，万泉河是学校自取的美丽名字。至于校园外的河段，情况也大致类似。总体而言，万泉河的尴尬，是因为缺少源头活水。

但20世纪50年代初不是这样的。

在水利系新水利馆与泥沙馆中间，有一个二层小楼，此小楼名曰“枢纽”，是水利枢纽的意思，也就是一个小型的水电

站，曾有“明珠”的雅称。校园内能够建一个水电站，说明了当时水利水电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，这在全国，能占得上一份“唯一”。据水利系教授谷兆祺先生回忆，当时的苏联专家“看到二校外校河水流清澈，流量不小，又有一点落差，乃建议在小河上修建一座水力枢纽，既作为教学示范，又利用泉水作一露天试验场。因此，由水工教研组青年教师自行设计，请永定河官厅工程局的干部工人来施工”，建成后的小电站“成为清华一景，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清华，都要看看这座小电站，其中包括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。”“1954年水力枢纽露天试验场建成后，第一个模型试验是东北丰满水电站整体模型试验，研究其溢洪道挑流情况及回流冲刷防护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。第二个试验是新安江水电站施工导流整体模型试验，也取得了好成果。”

顺便说一下，丰满水电站曾是亚洲最大的水电站，经过多次改建，最大装机容量达100.25万千瓦。中国第一代水电人多是从小丰满走出来的，可丰满水电站还是遗憾地被炸除重修了，留下许多无奈。新安江水电站则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、设计、施工和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站。这两座标志性的水电站，都与万泉河发生了联系。

哲人说，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以表示其“变”的思想。只是，万泉河的变化太过剧烈。今日之万泉河并非昔日之万泉河，今日万泉河水引于京密引水渠，用于美化城市环境，汛期则具有排洪功能。万泉河之前世已不可

寻觅，因为北京地下水位的普遍下降，“万泉之源”已完全枯竭，当年的河流发源地，早已变成一片片现代化的小区。万泉河前世的状况只存在于史料与档案之中。

前清时期的万泉河，真的有“万泉”发源，“其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胜数”，“喷出于稻町柳岸如孟浆蹄涔者不可胜记”（《御制万泉庄记》），有名有姓者即达31眼之多，且都是乾隆帝题写姓名。正因为泉太多，所以乾隆帝在万泉庄敕建了皇家园林泉宗庙。为充分利用泉水资源，整理开发泉流水系也就顺理成章，为园林，为稻香，为雨洪季节顺利排洪。颇似乃祖、乃父，乾隆帝其实也是一个对水利感兴趣、对稻香感兴趣的皇帝。《日下旧闻考》曾录乾隆帝一段话：“万泉久湮塞，甲申岁（乾隆二十九年，1764年）始命疏浚，即其地开水田，今春复加垦辟，稻畦鳞次，属以长堤，迤迤至圣化寺，宛然江乡风景。”由此可见乾隆帝在整理水系、开辟稻田上的实质性贡献。事实上由于乾隆帝的努力，“京西稻”种植面积大为扩大。此后，京西种稻成为传统。晚至上世纪末，玉泉山下、颐和园周边、圆明园周边，还都是成片的稻田。



畅春园、万泉庄、巴沟村位置示意

□ 荷花池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曾是自己熟悉的“旧景”，校北门外紧邻万泉河的西北小区、荷清苑小区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，原本就是稻田啊！

沿万泉河水系皇家园林密布，诸如畅春园、圆明园、承泽园、含芳园（蔚秀园）、淑春园、朗润园、近春园、清华园、西花园、圣化寺、泉宗庙等。写到此，我曾闭目沉思良久，思想着当时的风景，泉池流碧，稻浪起伏，斜阳下，几家炊烟起，流水绕宫墙……是的，畅春园的水全部来自万泉河，圆明园的水部分来自万泉河，近春园与万泉河的距离只在咫尺……很显然，万泉河，是这些园林的生命之河。我似应当提一句，今北京大学西南与海淀公园之间一带，于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曾有北京地区颇大的一块露天农贸市场，我常于星期天骑车去那里买菜，当时那一带尚是荒野——其地即与畅春园遗址相毗邻或部分重叠。畅春园规模宏大，为“西北郊皇家园林的鼻祖”。

从圆明园到畅春园，从畅春园到泉宗庙，从泉宗庙到圣化寺（万泉河西支可至圣化寺），沿着万泉河，乾隆帝写下了许多杂咏，从这些杂咏中可看出沿河风光的旖旎。“颇有亭台各缀景，遂教散步自西东”，这是从畅春园沿河堤“散步”到泉宗庙；“最是新秋澄爽气，暂教停辔赏烟光”，这是从畅春园坐轿（“肩舆”）去泉宗庙；“万泉十里水云乡，兰若闲寻趁晓凉。两岸绿杨蝉嘈啾，轻舟满领稻花香……芰荷惆怅西风里，作意临波艳晚妆……”这是泛舟去圣化寺（《西园泛舟至圣化寺》）；“万泉十里接西湖，两度舟行忧喜殊。一夜甘霖迎尺泽，高原下隰总回苏……”同样是《泛舟至圣化寺》，



近春园残石

从首句万泉接西湖可看出，经过乾隆年间对万泉河水系的整理，对西山水系及一系列河湖的整治（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），万泉河与清漪园（颐和园）西湖之间，已完全实现了水路贯通。故乾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对京西一带水系的整理，当是北京水利史上重要的事。

张宝章先生曾在《京华通览：建筑世家样式雷》一书中费笔墨描述了西花园，西花园附属于畅春园。其中提到，曹雪芹的乃祖曹寅在内务府任职期间曾负责修建西花园。《红楼梦》中费笔墨最大的一处是有关大观园的描写，莫非曹雪芹乃祖修西花园的经历，对曹雪芹描写大观园带来影响？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有诗云“残羹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书黄叶村”。落魄时的曹雪芹曾住在黄叶村，黄叶村在今北京植物园，离西花园本也不远，想“寒冬噎酸齏，雪夜围破毡”的曹雪芹，遥望西花园，当有亦真亦幻之叹！

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破北京，沿万泉河两岸，皇家园林多被劫掠、焚毁，包括泉宗庙、圣化寺、畅春园、圆明园等。

今日清华大学之荷花池，昔日之近春园遗址是也，荷花池草坪的中间，留有几方残石，同圆明园废墟的残石一样，在诉说着历史、见证着历史。是的，美丽的荷

花池还有一个名字，叫荒岛。

十月末，进入深秋，已见霜天。

明亮的阳光照下来，清华园万泉河两岸的秋景显得分外抢眼，各种花木都加入了“竞色彩”的行列，真的是色彩斑斓——您要逆着光看。虽然垂柳仍然呈现绿色，但假山上野菊的初黄，万泉河岸边银杏叶透亮的黄，柿树叶的微红，枫叶的鲜红，爬墙虎的紫红已渐成主调，碧云天，绿草地，彩叶满径。唯有的缺憾，是河里的水太少，看不到秋色连波、河内寒烟翠

的景色。至于鱼虾戏，已成了一种奢望。

从1983年改建至今，40年过去了，改建后的万泉河，在城市美化和排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当然，有人说其硬化的河岸不利于生态。应当这么看，40年来社会的高速发展，人们的环保意识、生态意识以及审美品味都在同步提高，40年前的设计难以逆料今日人们意识与眼界的提高，那也正常。有鉴于此，对万泉河，以及其它类似的城市河流，还有很多的事值得去做。

● 珍藏之窗

一张收藏 60 多年的《劳卫制》证书

○李景风（1957届机械）

1952年开始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统一考试，这正是我高中毕业的那

年。我幸运地被清华大学录取，成为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清华师生浓厚的读书风气，为世人所钦佩，清华园内的体育运动风气被传为佳话，体育成绩不及格的不能毕业。那时学校正在实施《准备劳动与卫国》体育制度（简称《劳卫制》），锻炼标准共八项：劳卫制体操，引体向上，双臂推起，1500公尺长跑，速度类，体力类，耐力类，灵敏类。要通过《劳卫制》，说难也不难，我们都是年青人，只要下定决心，坚持不懈就可以达标。我通过长期努力，到大三的时候通过了，这张《劳卫制》证书至今也已经在我书中60多年了。

清华有很好的体育设施，有很好的体育老师。在锻炼时间里，随处都有老师在你指导你、保护你。尤其在双杠旁，教你如何在杠上翻滚倒立。直到现在，我对这些老师们都心存感激和敬佩。

